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 第七回 宴洋官中丞嫻禮節 辦機器司馬比匪人

卻說那撫院閱兵之後，因為山東東半省地方已漸漸為外國人勢力圈所有，不時有交涉事件，雖說中外協和，凡事尚能和乎辦理。撫院來的時候，那外國總督特地派了一枝兵前來迎接，也就算得十二分面子。所以撫院一進行轅，便叫翻譯寫一封洋文信送去，訂期閱兵之後，前來拜見。到了這一天，撫院吃過早飯，便帶了一個洋務隨員，是個同知前程，姓梁名世昌，廣東人氏；一個翻譯，是個知縣，姓林名履祥，福建人氏。撫院大轎在前，他二人小轎隨後，到了總督公館，投進帖子。裡頭傳出話來，說了一聲「請」。撫院降輿進內。那總督著實敬重，立刻脫帽降階相迎，見面握手歸坐之後，彼此說了些仰慕的話，無非翻譯傳言，無庸細述。那總督又拿出幾種洋酒、洋點心敬客。撫院擾過之後，便即相辭出來。跟手那外國總督命駕前來答拜。撫院接著，也著實殷勤一番。總督去後，撫院便傳州官上去，同他商量，預備明天請外國人吃飯。州官三荷包聽了撫院吩咐下來，自己思量，上司的差使倒好辦，這請外國人吃飯的事情卻沒有辦過。外國人吃番菜，是不用說的了。從前走過幾趟上海，大菜館裡很擾過人家兩頓。有了廚子，菜還做得來，但是請外國人是個甚麼儀注，須得預先考較，免得臨時貽笑外人，少不得又把丁自建丁師爺請來商議。丁自建想了一回子，說：「這事情須得同撫憲同來的翻譯商量。他們這些人自小同外國人來往，這個禮信一定知道的。」三荷包一聽這話有理，便叫拿帖子去拜撫院同來的翻譯林老爺。二人相見之後，寒暄了幾句，三荷包便把要叨教的意思說了出來，他便拿腔做勢，跳到架子上，說：「這是頂容易的事。」嘴裡雖說容易，究竟容易在那裡，卻不肯告訴與人。三荷包再問他，他便指東話西，一味支吾。又說：「臨時我自來照料。」又說：「連我也不懂得甚麼。」三荷包無可奈何，只得辭了出來，又與丁師爺商量。還虧得丁師爺交游道廣，仍舊找到他那個借外國家生的朋友，也是在外國官跟前當翻譯的一個廣東人，同他說了。承他的情，甚麼規矩，甚麼儀注，那是頭一席，那是第二席，那是主位，先上甚麼酒，一五一十，統通告訴了他。

丁師爺回來告訴了三荷包。三荷包歡喜不盡。連夜又把那位翻譯請了來，留他吃飯，同他商量；又請他寫了一張菜單，一共開了十幾樣菜、五六樣酒。三荷包接過看時，只見上面開的是：清牛湯、炙鰻魚、冰蠶阿、丁灣羊肉、漢巴德、牛排、凍豬腳、橙子冰忌廉、澳洲翠鳥雞、龜仔蘆筍、生菜英腿、加利蛋飯、白浪布丁、濱格、豬古辣冰忌廉、葡萄乾、香蕉、咖啡。另外幾樣酒是：勃蘭地、魏司格、紅酒、巴德、香檳，外帶糖水、咸水。三荷包看了，連說：「費心得很！……」又愁撫憲大人是忌牛的，第一道湯可以改作燕菜鴿蛋湯，這樣燕菜是我們這邊的頂貴重的菜，而且合了撫憲大人的意思，免得頭一樣上來主人就不吃，叫外國人瞧著不好。那翻譯連說：「改得好，……索性牛排改做豬排。」三荷包道：「外國人吃牛肉，也不好沒有。等到拿上來的時候，多做幾分豬排，不吃牛的吃豬，你說好不好？」翻譯又連說：「就是這樣變通辦理。……」三荷包又叫把單子交給書寫師爺，用工楷謄出十幾份來。

到了第二天大早，三荷包起來，穿著簇新的蟒袍補褂，走到撫院這邊親自監督，調排桌椅，安放刀叉。總共請了三個外國官、四個外國商人、兩個外國官帶來的翻譯。這裡是撫憲一位、營務處洪大人一位、洋務隨員梁老爺一位、撫院翻譯林老爺一位，連著州官三荷包，共是五個中國官；算一算，一總是十四位。去叫書寫師爺，把某大人，某老爺，一個個拿紅紙寫了簽條。三荷包又請那位翻譯幫著點對：那裡是首席，該甚麼人坐；那裡是二席，該甚麼人坐。分派既定，就把紅簽放在這人坐的面前。倘是外國人，隨手請翻譯寫一排洋字在上面，好叫外國人認得。

這時候桌子上的擺設，玻璃瓶件鮮花之類，一律齊備。廚房裡亦諸事停當。三荷包又問：「外國酒送來沒有？」管家們回：「都已送來。」三荷包叫把酒瓶一律打開，連荷蘭水也開好幾瓶等用，免得臨時手忙腳亂。翻譯說：「酒和水開了怕走氣，只好臨時要用現開。」三荷包又說：「今日請客，自然撫院主人，然而兄弟也有半個主人在裡面。一切儀注，須預先學習。」翻譯說：「外國人請貴重客，都是主人自己把菜一分一分的分好，然後叫細崽端到客人面前。」三荷包聽了他話，馬上要學這個禮節，便叫廚房裡把做好的多餘菜，拿出幾樣，經他的手一分一分的分好，叫管家們一律穿著簇新的大褂，裝作細崽模樣，以供奔走。

（細崽：男侍役。）

等到各事停當，那時已有巳牌時候。外國人向來是說幾點鐘便是幾點鐘，是不要催請的。這日請的十二點鐘。等到十一點打過，撫院同來的什麼洪大人、梁老爺、林老爺，一齊穿著行裝，上來伺候。三荷包便請丁師爺陪著那個翻譯在帳房裡吃飯，以便調度一切。又歇了兩刻鐘，果見外國人絡繹的來了。撫院接著，拉過手，探過帽子，分賓坐下。彼此寒暄了幾句，無非翻譯傳話。少停從客來齊，撫院讓他們入席。眾人一看簽條，各人認定自己的坐位，毫無退讓。先上一道湯，眾人吃過。撫院便舉杯在手，說了些「兩國輯睦，彼此要好」的話，由翻譯翻了出來。那首席的外國官也照樣回答了幾句，仍由翻譯傳給撫院聽了。撫院又謝過。舉起酒來，一飲而盡。一面說話，一面吃菜，不知不覺，已吃過八九樣。後來不曉得上到那樣菜，三荷包幫著做主人，一分一分的分派。不知道怎樣，一個調羹，一把刀，沒有把他夾好，掉了一塊在他身上，把簇新的天青外套油了一大塊。他心上一急，一個不當心，一只馬蹄袖又翻倒了一杯香檳酒。幸虧這桌子上鋪著白台毯，那酒跟手收了進去，不至淌到別處。又幸虧這張大菜桌子又長又大，撫院坐在那一頭做主人，三荷包坐在這一頭打陪，兩個隔著很遠，沒有被撫院瞧見，還是大幸。然後已經把他急的耳朵都發了紅了。又約摸有半點多鐘，各菜上齊。管家們送上洗嘴的水，用玻璃碗盛著。營務處洪大人一向是大營出身，不知道吃大菜的規矩，當作荷蘭水之類，端起碗來喝了一口，嘴裡還說：「剛才吃的荷蘭水，一種是甜的，一種是咸的，這一種想是淡的，然而不及那兩樣好。」他喝水的時候，眾人都不在意，只有外國人瞧著他笑。後來聽他如此一說，才知道他把洗嘴的水喝了下去。翻譯林老爺拉了他一把袖子，悄悄的同他說：「這是洗嘴的水，不好吃的。」他還不服，嘴裡說：「不是喝的水，為甚麼要用這好碗盛呢？」大家曉得他有痰氣的，也不同他計較。後來吃到水果，他見大眾統通自家拿著刀子削那果子的皮，他也只好自己動手。吃到一半，又一個不當心，手指頭上的皮削掉了一大塊，弄的各處都是血，慌的他連忙拿手到水碗裡去洗，霎時間那半碗的水都變成鮮紅的了。眾人看了詫異，問他怎的。他又好強，不肯說。又回頭低聲罵辦差的，連水果都不削好了送上來。管家們不敢回嘴。三荷包看著很難為情。少停吃過咖啡，客人絡繹辭去。主人送客，大家散席。仍舊是丁師爺過來監督著收家伙。有個值席的二爺說：「到底人家做到撫院，大人人物，無論他見中國人、外國人，那規矩是一點不會錯的。有這樣的才情，所以才能夠做到撫院。想這洪大人，不是喝了洗嘴水，就是割了手指頭，甚麼材料做甚麼官，那是一絲一毫不會推板的。想我們老爺演習了一早上，還把身上油了一大塊，倘若不演習，還不知要弄到那個分上哩。」這二爺正說得高興，不提防旁邊那個撫院跟來的一個三小子，是伺候撫院執帖門上的，聽了這話，便說道：「你說撫台大人他不演習，他演習的時候，這怕你瞧不見罷哩。」那二爺道：「伙計你瞧見你說。」三小子道：「他老人家演習我那裡會看得見，我也不過是聽我們包大爺講的。我們包大爺說：『大人昨天晚上，叫了林老爺上去，問了好半天的話。林老爺比給大人看，大人又親自操習演半夜。』我們包大爺也在旁邊，幫著學上菜，整整鬧到四更多天，才下來打了個盹。天底下那有不學就會的事情？」那二爺還要再說，被丁師爺催著收家伙不能再說了。後來那些外國官員、商人，又請撫院一千人到他那裡去宴會，一連吃了兩三天，方才吃完。

這幾天裡，撫院很認得了幾個外國人，提起富強之道，外國人都勸他做生意。撫院心裡亦以為然，就向他們著實叨教。回省之後，有幾個會走心經的候補老爺們，一個個上條陳，講商務，撫院一概收下。內中有一個候選通判，是洋務局老總的舅爺，姓陶名華，字子堯，靠他姊夫的面子，為他文墨尚好，有時候做封四六信還沖得過，所以他姊夫就求了撫院，委他在洋務局裡充當一名文案委員。他見姊夫上院回來，屢屢談及撫憲大人近來著實講求商務，凡有上來的條陳，都是自己過目；候補班子裡很有兩個因此得法。他把這話聽在肚裡，心想：「像我在這裡當文案，每月拿他二十四兩銀子薪水，就是當一輩子也不會出頭。現在既有這個機

會，我何不也學他們上一個條陳？或者得個好處，也未可知。就是說的不好，像我這候選的，又不求他甚麼，諒來是沒事的。」主意打定，便開了書箱，把去年考大考時候買的甚麼「商務策」、「論時務」從新拿了出來擺在桌子上。先把目錄查了半天，看有甚麼對勁的，抄上幾條，省得費心。可巧有一篇是從那裡書院課藝上採下來的，題目是《整頓商務策》。他看到這個題目，急忙查出原文來一看，洋洋灑灑，足有五千多字，一起一結，當中現現成成有十二條條陳，把他喜的了不得。大略看了一遍，也有懂得的，也有不懂得。上頭還有幾個外國人的名字，看了不知出處。心下躊躇道：「如果照本抄謄，倘若撫憲傳問起來，還不出這幾個人的出典，就要露馬腳。」又想這幾個人名字拿掉不寫，「又顯不出我的學問淵博。」想來想去，「好在撫台也是外行，不如欺他一欺。倘若問起來，隨便英國也好，法國也好，還他個糊裡糊塗，橫豎沒有查考的。」主意打定。他又是聰明絕頂的人，官場款式，無一不知，把頭尾些須改了幾個字，又添上兩行，先謄了一張草底，說是自己打肚子裡才做出來的，同姊夫說明原故，請他指教。

四六信：用駢文寫的信，四字六字相間為句，稱駢四儷六。

他姊夫雖說當的是洋務差使，於這文墨一道也甚有限，聽他舅爺說要到院上條陳，他便鄭重其事的，戴上老花眼鏡，先把舅爺老翁渾身上下估量了一回，嘴裡說道：「看你不出，有這樣的大才情！但這位中丞是個精明不過的，一個條陳進去，總要請各位老夫子過目。倘若把話說岔了，老夫子就要批駁下來。所以這上條陳一件事，竟是難上加難，非有十二分大本領的人，決不敢冒險。倘若說錯，反不如藏拙的好。」他說這話，原是看不起他舅爺的意思。陶子堯便說道：「我也不知道好不好，所以拿底子送給姊夫過目。」他姊夫也不理他，便把條陳一條一條的念去，碰著有幾個不認得的字，便把舌頭在嘴裡打一個滾，含糊過去。一個條陳看完，竟有大半不懂。看看舅爺還坐在對面，少不得要批評他兩句。停了半晌，說道：「老弟肚裡實在博學，但上頭的意思是要實事求是。你的文章固然很好，然而空話太多，上頭看了恐怕未必中意。愚兄於這筆墨一道雖及不到你老弟，論起官場上閱歷卻比你老弟多些。」

陶子堯忙辯道：「這個條陳引用的典故，都是外國的事，並不是空話。」他姊夫道：「是呀。外國人沒有到過我們中國，怎麼就會曉得我們中國的情形呢？」陶子堯道：「並不是說外國人曉得我們中國的情形，原是引證外國人辦的事情確有效驗，要我們照他辦的意思。」姊夫道：「我也沒工夫同你去辯，總之，這上條陳的事情不是兒戲的。你倘若一定要上，你也總要斟酌盡善。院上幾位老夫子我統通認得，你做好之後，等我先拿進去請教請教他們幾位，他們說不差，再遞上去，免得碰釘子，豈不是好？」陶子堯聽了，很不自在。接過稿子，敷衍了兩句，搭訕著出來，回到自己書房裡。心想：「此事與他商量，托他代遞，是萬萬不會成功的，不如自己寫好，明天一早自己去遞。」烏龜爬門檻，就看此一跌，好歹又不與他什麼相干。」

主意打定，連夜恭恭敬敬謄了一個手折。次日一早，乘他姊夫上院沒有下來，他便穿好袍褂，拿著手本，也不坐轎，也不帶人，一直趕到院上。曉得這位撫院的新章：凡有遞條陳的人，先在巡捕老爺那裡掛號，專派一個巡捕管理此事，隨到隨遞。倘若中意，立刻傳見。所以凡是來遞條陳的，都歸這巡捕老爺接待。當下陶子堯走來，那巡捕問明來意，因為撫院有過吩咐，是不敢怠慢的，立刻讓進來吃茶抽煙，抽空拿著手本，夾著條陳，上頭去回。此時撫院在那裡同洋務局總辦講話，看了條陳，甚是中意。一見手本是洋務局文案委員，便對他姊夫說道：「這陶某是你局裡的文案。他這個條陳很有道理，不比那些空疏無據的。這個想你老哥已經見過的了。」他姊夫聽見是他舅爺上條陳，心上老大捏著一把汗，還怪他不聽話，瞞著他做事。後來聽見撫院這一番夸奖，不禁轉怒為喜，連忙撥轉頭，忙說：「這陶某是職道的內親。蒙大人提拔，自從今年二月起，就在局裡當差。他筆下還過得去。」撫院道：「非但過得去，而且很好。他這章程上，有幾條切中現今的時勢，很可以辦得。」說著，便問巡捕：「這人來沒有？」巡捕回：「在外頭候著呢。」撫院就命請來相見。巡捕去不多時，果見陶子堯跟了進來，見了撫院，磕過頭，請過安。撫院讓他上坐。他見姊夫也在坐，臉上火辣辣，怪不好意思的。又因姊夫是局裡的老總，不好僭他的坐，抵死要讓他姊夫坐在上頭。姊夫說：「大人吩咐過，你就坐下罷。」然後在上面坐下。茶房端上茶來。當下撫院拿他著實抬舉，並說：「老兄的章程，竟有一大半可以行得。內如榨油、造紙，成本不多，至於賺錢卻是拿得穩的。但是這些機器總得外洋去買。你那章程裡頭說的幾樣機器，依兄弟的意思，不妨每樣買上一分，帶來試用。」陶子堯連忙回說：「辦機器要到上海甚麼瑞記洋行、信義洋行。那行裡的買辦，卑職都有朋友，同他們相好。只要托了他們，同外國人訂好合同，簽過字，到外洋去辦，不消三五個月，就可以來回。」撫院說：「很好。」隨便又問了些別的說話，跟了他姊夫一塊兒出來，回到洋務局裡。

這時候他姊夫因見撫院將他抬舉，也不埋怨他了，還約他同到公館裡吃飯。到得公館裡，他姊夫已忙著把這話從頭至尾，告訴了他姊姊一遍。姊姊聽了，自然歡喜，忙同丈夫說：「你做姊夫的該應在撫台面前，替他出把力，頂好就把這辦機器的差使委了他，等他好趁兩個。他有了好處，再不會忘記你姊夫的。」他姊夫道：「自己至親，說甚麼客氣話，這不是應該的嗎。」當下吃過中飯，陶子堯仍舊回到局裡。

次日姊夫上院，撫院便把要委陶子堯到上海的話，告訴了他。他果然又替他舅爺著實吹噓了許多好話。等到下院回到局裡，那委辦機器的札子，已經下來了：「先在善後局撥給二萬銀子，帶了去辦。如果不夠，等到講定價錢，電稟請示，隨時籌撥。」即舅兩個接到這個札子，自然歡喜。這日他姊夫便叫他行李搬到公館裡住，說：「不到幾天就要遠行，搬在一處，至親骨肉，好暢敘兩日。」這裡文案自然另委他人，不必細述。次日陶子堯上院謝委，又蒙撫院傳上去，著實灌了些米湯，把他興頭的了不得。回到公館料理行裝，又到各衙門同事處辭行，接著各處備酒餞行。一時亦難盡記。

且說這日正是洋務局裡幾個舊同事，因為他此番奉委，一定名利雙收，因此大家借了趵突泉地方，湊了公分備了一席酒替他送行。約的是午刻十二點鐘會齊；誰知左等不來，右等不來，直至日落西山，約摸有五點多鐘時分，大家已等的心焦，才見他坐著姊夫公館裡的四人中轎，吃的醉醺醺而來。大家接著，奉坐獻茶。陶子堯先開口道：「今午可巧家姊丈請客，請的是兩司、首道、學堂裡的總辦王觀察、營務處洪觀察，一定要拉小弟作陪。一直吃到此時方才散席，所以來的遲了一步，累諸公久等！」大家齊說：「還早。」

少頃，擺上席面，自然是陶子堯首坐，其餘作陪。菜上一半，酒過三巡，大眾都要上來替他把盞，說他「有此憲眷，機器辦到之後，一定大有作為。將來卻要提拔提拔小弟們。」陶子堯聽了，一面孔得意之色，撇著腔說道：「這用說嗎！不是兄弟夸口，這山東一省講洋務的，除掉中丞，竟沒有第二個人我可以同他談得來的。」對面一個同事道：「我們老總要算得這裡頭在行的了。」陶子堯鼻子裡哼了一聲道：「談何容易，就講到『在行』兩個字！家姊丈辦了這幾年的洋務局，他只知道外國人三個字。你問他是那幾個國度的外國人，看他說得出說不出！兄弟固然沒有辦過甚麼交涉，然而眼睛前幾個國度的名字也還說得出。」大家齊說：「將來上海回來，老總的洋務局一席，只怕就要讓給老哥。」陶子堯道：「這也看罷咧。」當夜宴罷回來。次日一早起身，他姊夫替他料理這樣，料理那樣，很露殷勤。為他一向省儉，是從來不用管家的，特特為為，又把自己的二爺撥出一個，給他帶著出門。陶子堯拜別了姊夫、姊姊，帶了管家，取道東三府，到濰縣上火車，到了青島。可巧有輪船進口，他便寫了票，搬上輪船。等到開船離了岸，那天忽然刮起風來，吹得海水壁立，把個輪船搖蕩不止。陶子堯一向是有暈船的病，一上船就躺下不能動了。他管家叫張升。本是北邊人，沒有坐過船，更是撐不住。那風刮了兩天兩夜不住，他主僕兩個，也就困了兩天兩夜沒起。陶子堯上船的時候，有人替他寫了一封信，托輪船上一位帳房照應。這帳房姓劉，號瞻光。一上船彼此請教過大名。陶子堯很擺架子，這劉瞻光估量他一定是山東撫台的紅人，所以才派他這賺錢差使，一心想拍他的馬屁，口口聲聲稱他陶大人。陶子堯得意非凡。始而要房間，船上沒有，劉瞻光就把自己的一間帳房讓了出來給他，吃飯是另外開，劉瞻光拿自己的體己菜出來讓他吃。等到刮風的時候，他管家困倒了，吃茶吃水，都是劉瞻光派人招呼；自己又時時刻刻過來問候，因此陶子堯心上著實感激。

這天到了上海，風也息了，船也定了，他主僕兩個也不暈了。陶子堯是做官人，貪圖吉利，因此就擇了棋盤街的高升棧。由棧

裡接客的接著，叫了小車，把行李推著就走。主僕兩個另外雇了東洋車，一路跟來。到了棧房，喝過茶，洗過臉，開飯吃過。為著船頭上顛播了兩天，沒有好生睡，因此暫不出門，先在棧中睡了一覺。等到醒來，已是天黑。只見茶房送進一張請客票來。陶子堯接過來一看，上寫著：「即請棋盤街高升棧陶子堯大人，駕臨四馬路老巡捕房對過一品香九號，番酌一敘。勿卻為幸！此請台安。」末了一行便是年，月，日。下注三個小字，是「瞻光約」。旁邊還注著一行小字，道是「今日山東煙台來，問明櫃上探請」幾個字。陶子堯看過，便知是輪船上那個帳房了。他一面看條子，一面管家絞上一把手巾，接來揩過，便起身換了一件單袍子，一件二尺七寸天青對面襟大袖方馬褂。其時雖交八月，天氣還熱，手裡又拿了一把折扇。叫管家拿了煙袋，夾了護書，跟在後頭。走到街上不認得路，只得喚了兩部東洋車，叫他拉到一品香。高升棧到一品香能有多遠，車夫樂得賺他幾個，拉著兜了個圈子方才拉到。主僕二人下車，付過車錢，問了房間，走了進去。劉瞻光即起身相迎，作揖坐下。

其時台面上已有七八個人了：有的頭上四轉都有些短頭髮垂了下來，卻是梳的淨光的勻；又有大衿鈕扣上插著一朵鮮花；還有些人不知道是拿什麼熏的，一陣陣的香氣噴了過來。這些人穿的衣服，一律都是綾羅綢緞，其中也有一兩個些微舊點的，總不及陶子堯的古板。陶子堯是初到上海，由山東臨來的時候，姊夫曾叮囑過他，說：「上海不是好地方，你又是初次奉差，千萬不可荒唐！化錢事小，聲名事大！」陶子堯做官心切，便把此話牢記在心。自己拿定主意，到了上海，不叫局，不吃花酒，免得上當。

（叫局：叫妓女。）

這日，來到一品香，見過主人之後，又照著眾人作了一個揖。席上的人也有站起來拱手的，也有坐著不動的。劉瞻光便告訴他，這是某人，這是某人，無非某行買辦、某處翻譯之類，一一道過姓名。隨後又來一個人，同陶子堯一併排坐下。這人兩撇蟹鉗胡須，年紀四十上下。「請教尊姓、台甫？」那人自稱：「姓魏名翻仞。」問他公館，說是：「住在棧裡。」劉瞻光也將他姓名報與眾人，說：「這位陶大人是山東撫院派來辦機器的，是山東通省有名的第一位能員，小弟素來仰慕的。」

眾人聽說，著實起敬。內中有個專做軍裝機器的買辦，姓仇名五科，聽了這話，便想替自己行裡拉買賣，就竭力恭維了幾句，以示親熱之意。魏翻仞同他坐在一塊兒，問長問短，更說個不了。後來主人讓他點菜，他說不懂。魏翻仞就替他寫了六樣。大家又要叫局，劉瞻光托魏翻仞替他代一個。陶子堯一定不肯，說：「諸位請便。兄弟是向不破戒，請免了罷。」眾人一定要他叫，他一定不肯叫。後來眾人見他急的面紅耳赤，也就罷了。當下各人的相好絡繹來到，也有唱的，也有不唱的。獨有魏翻仞叫的是小先生，跟局大姐著實標致，一見魏老就伏在他身上，咬了半天的耳朵，席面上的人都說：「老三搭魏老直頭恩得來！」老三斜溜了他們一眼，不理眾人，仍舊說他的話。此時陶子堯坐在一邊，只作不看見。一霎時局已到齊，真正是翠繞珠圍，金迷紙醉，說不盡溫柔景象，旖旎風光。

小先生：還沒有賣身的妓女。

當下，仇五科竭力的想拉攏他，趁眾人混的時候，已囑咐他相好，趕緊回去備個雙台。跟局的答應著，匆匆裝了兩袋煙，同了先生下樓而去。仇五科便走到劉瞻光面前，托他代邀陶大人同去吃酒。劉瞻光立刻代達。陶子堯再三推辭。劉瞻光道：「子翁不叫局，兄弟不敢勉強，少坐一會，吃一兩樣賞賞光。」魏翻仞亦幫著湊趣說：「我們這五科哥極愛朋友，今天是專誠相請，酒已交代，子翁務必要去的。」又向五科說：「五科哥，你不妨先走一步，吩咐他們就擺起來。稍停一刻，我們陪了子翁過來。」仇五科又說了一聲「拜托」，方才穿好馬褂，辭別眾人而去。這裡主人菜上齊，吃過咖啡，細崽送上帳單，主人簽過字，便讓眾人同到仇五科相好家吃酒去。陶子堯先不肯，後來被劉瞻光、魏翻仞一邊一個拉了就走。出一品香，一直朝西而去。魏翻仞便告訴他：「這條叫四馬路，是上海第一個熱鬧所在。」這是書場，這是茶店，……一一的說給他聽。陶子堯在外頭混了多年，也聽見人家說過四馬路的景致，今番目睹，真正是笙歌徹夜，燈火通宵，他那一種心迷目眩的情形，也就不能盡述。

魏翻仞是聰明不過的人，到眼便知分曉。況且剛才台面上已經同他混熟，因此就在路上，一力勸他說：「子翁，古人有句話說得好，叫做：『大德不逾閑，小德出入可也。』像你子翁不叫局，不吃酒，自然是方正極了。然而現在要在世路上行事，照此樣子，未免就要吃虧。」陶子堯聽了，不勝詫異，一定要請教。魏翻仞道：「兄弟不是一定要拉子翁下水，但是上海的生意，十成當中，倒有九成出在堂子裡。你看來往官員，那一個不吃花酒，不叫局？」陶子堯道：「你說生意，甚麼又說到做官的呢？」魏翻仞道：「你不要聽了奇怪。即如你子翁，誰不知道你是山東撫院委來的，你子翁明明是個官，然而辦的是機器。請問這樣機器，那樣機器，那一項不是生意呢？要辦機器，就要找到洋行。這些洋行裡的『康白度』，那一個不吃花酒？非但他請你，還得你請他：他請你，一半是地主之情，一半是拉你的買賣；你請他，是要勞他費心，替他在洋人跟前講價錢，約日子。只要同你講得來，包你事事辦得妥當，而且又省錢，又不會耽誤日期，豈不一舉兩得呢？」陶子堯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一定要兄弟吃酒叫局的了。」魏翻仞道：「這個自然。你不叫局，你到那裡擺酒請朋友呢？」陶子堯一頭走，一頭尋思。忽走到一茶店門口，上面豎著一塊匾，寫著「西薈芳」三個字。眾人齊說：「就在這裡進去罷。」陶子堯不知不覺，便跟了進去。究竟魏翻仞是何等樣人，陶子堯曾否破戒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康白度：買辦，英語譯音。）